老君實録

V
J581
C44

太上老君混元上德皇帝實録卷第四

太上靈寶三洞弟子光行在寧壽觀管轄高士臣謝　守灝　編

是時老君在于闐國謂尹真人曰吾所行化遍此西方攝服外道令歸正法其諸國土已得度者及未得度我於此時咸令集會俾其開悟歸入法門語已即有九色神光徧照西方無極國界光所及處無有遠近俄頃之間毗摩城中自然寛平地化金色建大法座百寶莊嚴三界衆真諸天靈仰俱時来集時于

闐國王及罽賓國條支國安急國大月氏國
朱俱半國渴叛陀國護密多國骨咄陀國俱
密國解蘇國拔汗那國久越得健國悒怛國
烏拉唱國失范延國護時健國訶達羅支國
波斯國疎勒國碎葉國龜茲國拂菻國焉耆
國弓月國琵匿國康國史國米國似没盤國
曹國何國大小安國穆護國烏那曷國尋勿
國火尋國西女國大秦國波羅柰國帝那忽
國伽摩路國乾陀羅國烏萇國曇陵國多勒
建國大食國殖賦國數漫國怛没國俱藥國
嵯骨國迦葉彌羅國迦羅國不路羅國泥婆
羅國師子國拘尸那揭羅國毗舍離國劫毗
佗國室羅伐國瞻波羅國三摩怛吒國嗚荼
國蘇剌吒國信度國烏利尸國扈利國色伽
栗國漫吐漫國泥拔國越底延國喻彌國小
人國軒渠國陀羅伊羅國狼揭羅國舍衛國
摩竭提國臨猊國天竺國等王
按通典云塞王居罽賓國在度山之西塞

種分散為數國自疎勒以西北休屠損毒之屬皆故塞種也損毒即婆羅門國或曰摩伽陀漢謂之損毒亦曰身毒故塞種也顏師古云身毒即天竺也塞種即釋種也蓋胡音有輕重也身毒有別國數十如舍衛波羅柰之屬雖各小異而俱名天竺故有五天竺亦曰五印土大唐武德中其東西南北四天竺國為中天竺國所并貞觀十五年其王姓乞利咥名尸羅逸多遣使奉表來貢二十二年遣右衛率府長史王玄冊往報使會尸羅逸多死國大亂其臣那伏帝阿羅那順自立發兵拒玄冊玄冊乃以書召隣國之兵吐蕃發精銳千二百人泥婆羅國發七千餘騎連戰大破之斬首三千餘級赴水溺死者且萬人獲其王妃及王子等虜男女萬三千人牛馬三萬餘匹於是天竺響振城邑聚落降者五百八十餘所俘阿那羅順以還遂滅其國

及諸羌酋部落不可勝數遥覩光相妙麗希
有晝夜瞻仰歡喜贊歎老君運妙有神通悉
皆攝受令俱得至道前老君宴坐寶座之上
諸胡國王及其后妃眷屬各各燒香散花奏
樂圍繞禮拜供養願聽法音老君乃為說浮
屠之經今四十二章經是也
按魏略西戎傳云昔漢哀帝元壽元年博
士弟子秦景憲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授
浮屠經四十二章曰復豆者其人也浮屠
有傴蒲塞桑門伯閭疏閭比丘晨門皆弟
子號也浮屠所載與中國老子經相出入
蓋昔為老子西出關過西域之天竺教胡
為浮屠徒屬弟子號各有二十九不能詳
載故略之然世所傳之經又為後人翻改
雖大意略同而言詞則異故宗元先生云
今經已隱沒別譯者流行以偽亂真名與
實返蓋為是也晉永嘉之亂五胡千紀欲
滅我中國之道而推尊彼國之教乃潛選

胡僧聰敏禁黠者五百人令習儒書道典
命曰義學生肇融虞之傳是也於是竊老莊之旨倣
孔孟之文翻變胡言廣張奇譎指諸夏帝
主為散粟尊羌戎酋長為轉輪褒身毒為
西天貶中華為震旦貴釋書曰内典鄙儒
學曰外書顛倒錯亂濫觴於此其流浸浸
日廣以至六朝文士耽染成風撰述經論
巧加潤色者殆不可勝數如竟陵王蕭子
良撰般若經六百卷謝靈運撰涅盤經四
十二卷期城郡守楊衡之李廓等造百七
十部北涼沮渠京聲等四十二部支謙百
二十九部晉人王道眞五十四部齊常侍
庾頡隋漢川守法智等撰譯皆不下數部
沙門高世安百七十六部衛道安二十四
部鳩摩羅什九十八部聶遠曇亮等撰漢
明帝法本内傳五卷僧禕撰周昭王異記
唐則天皇后令薛懷義與羣浮屠作大雲
經歷代僧俗所造莫計其數遂至充棟宇

矣又符堅石勒姚興赫連勃勃慕容垂皆
召集儒士翻造釋經動數百卷其藏中悉
有摽記況譯造之初譯者一人筆受者二
人綴文者又二人評議者八人皆選義學
該通僧為之然後擇兩省翰苑高才之士
為之潤文焉夫合數十人之智而共成一
書庸有不美者乎始則一人倡虛終則萬
人傳實雷同響應紅紫亂朱言僞而辯簧
惑天下不可救藥悲夫

老君說經竟復告曰汝等常當歸依大道信
奉佛陀時舍衛國王摩竭提國王等
按通典云摩竭提乃天竺之屬國其都臨
洹河有山曰靈鷲胡語曰耆闍崛山蓋青
石山頭似鷲鳥故以為名
出班再拜胡跪請曰敢問歸依大道信奉佛
陀其法云何修何恭敬老君曰善哉問奉吾
法者當作淨舍恭肅無疑朝夕焚香傳受經
教念念相續自悟悟佗興建福田齋講開悟

親近明師憐愍後學厭離俗纏不矜功德常
思濟物願見明時念施法藥願道流行不妄
興利不慕榮官不欺卑賤一切恭敬恤老哀
孤平等親疎不妄殺戮永斷諸業常與道合
能如是者見世獲福過去生天慶流後嗣時
舍衛烏萇摩竭等國王皆願捨位歸心修道
會中無鞅數衆悉發善心稽首唯唯信受奉
行尹真人將侍
老君復還中夏羣胡留戀不忍辭決願留佛
陀於此國土教化衆生祈懇再三尹真人曰
汝等以相見我耶我本無動寧有去來汝必
欲以身相見我者宜以五色土木金玉彩石
置像吾身禮拜供養吾當應現為汝說法復
告之曰汝等同受天地一元之炁而生悉皆
具足佛陀之性於未來世究竟當得無上正
徧知道善自護持無犯戒律過中勿食食已
欲起先作念言處世界如虛空如蓮華不著
水心清靜超於彼稽首禮無上尊念已乃起

時會衆等悉皆懽喜頂禮信受

北史及隋書西域傳並云于闐國在葱嶺之北其地方亘千里連山相次所都城方八九里部内有大城五小城數十俗重佛法寺塔僧尼甚衆西五百里有比摩寺云是老子化胡成佛之所俗無禮義多盜賊淫縱又魏書云顯祖末蠕蠕侵之于闐王遣使素目伽上表曰西方之國今皆已屬蠕蠕奴世奉大國至今無異今蠕蠕軍馬到城下奴聚兵自固故遣使奉獻延望救援云西域諸戎于闐為大奉表於中國自稱為奴禮也或謂彼為轉輪王謂諸夏為散粟者一何妄也

是時彼國又有外道曰欝遮羅賓頭盧摩醯首羅跋闍羅闡提跋那頗黎頗梵音梵志阿修羅鳩摩鞠郝梵摩闍羅那羅延睒摩摩利支阿吒薄俱鳩留伽闍毗曇修多羅求郝跋郝舍利弗善女天阿旃陁利如是等類凡九

十五種或人非人善惑人心人莫能覺老君
悉皆化之令歸正道
據釋經所謂外道者曰欝鬱遮羅曰裸形曰
修羅曰鉢遮闍羅曰鳩留羅曰毗曇修多
或曰波旬曰梵志其名皆類此其所著衣
或被白疊或衣毛毳毛偏著一肩半身顯露
或裹鬚髮烏衣跣足其所行道歌誦經呪
說過去未來見在之事或說苦空無常得
寂滅樂或說神通變現貪著利養令人捨
身命財如此之類凡有九十六種皆西域
異端之教中國之所未聞也而世之迷罔
者反指中華正教以為外道至圖畫形像
必冠裳靴笏綸巾羽服或作鬬法之容或
述屈伏之狀夫中華之教惟道與儒老君
未出關之前西域無自而知也安得先預
九十六種之數乎況道家衣冠乃三皇之
古制孔子所謂章甫之冠縫掖之衣也六
朝猶以冠氂為朝服至唐始易以襴幞唯

道家之衣不變古耳未聞西域有此衣冠也然古之所謂外道者言非中國之道也聞其名號即可知矣浮屠之法乃預其一焉今釋氏法苑珠林云九十五種宗上界之世尊二十五諦計衆生之冥本周孔儒術老莊玄風將欲方茲迥非倫擬又梁武帝捨道敕云大經中說道有九十六種惟佛一道是於正道其餘九十五種名為邪道朕捨邪外以事正內是知佛亦屬九十六種之數也

老君將還中夏乃與羣胡辭決胡衆攀戀不已老君重違其善意乃喻之曰我暫歸天上簡定人鬼之錄尋當下降百年之外當遣佛陁生汝國土施教後人言訖老君駕八景雲輿尹真人乘白麟羣仙跨鶴仙樂駭空天神導從昇天而去

按唐通典西域總傳云于闐都葱嶺之北二百餘里去長安九千八百里戶三萬二

千東北至都護理所二千八百里東去鄯善千五百里葱嶺以東唯此二國為大後漢魏梁後周隋唐正觀中並遣使通中國自高昌以西諸國人多深目高鼻唯此一國貌不甚胡頗類華夏自漢武至今中國詔令書冊符節悉傳以相付敬而存焉國西五百里有比摩寺云是老子化胡成佛之所初老子至此白日昇天與羣胡辭決言我暫遊天上尋當下生其後出天竺國化胡王太子自稱曰佛因此立寺焉羣胡仰望再拜哀泣倏忽之間無復影響乃各還本國唯罽賓煩陁王入山居精舍為浮屠師積修苦行堅持戒律化其國人捨惡從善死後上生梵天既生天已能知宿命每念前因勤勤奏請願聞大道老君不違其願乃命尹真人下降梵天授以真空常寂之道神仙解化之法西土謂之正法眼藏涅盤妙心是也

按後漢書襄楷上疏於威帝云臣聞宮中
立黃老浮屠之祠此道清虛貴尚無為好
生惡殺省慾去奢今陛下嗜慾不去殺罰
過理既乖其道豈獲其祚哉老子西入夷
狄始為浮屠之化浮屠不三宿桑下不欲
久生恩愛精之至也天神遺以好女浮屠
曰此但草囊盛血爾遂不盼之其守一如
此乃能成道今陛下嬈女艷婦極天下之
麤甘肥美飲彈天下之味柰何欲如黃老
乎故知浮屠立教之初煩陁王率先捨國
入山修行又能堅志不破戒律宜其終聞
大道而證佛果也魏明帝製老君化胡經
讚云混元未始老君唯先長於太初冥昧
之前無師無祖誕生自然含真散朴乃微
乃玄仰而攀之耀乎霄乾俯而察之深乎
淵源敷二儀以布化燭三光以列天其性
無欲純粹精也體虛抱素妙難明也撓之
不濁澄之不清幽之不昧顯之不榮誰謂

天高懸象可標誰謂地厚重泉可洮然道
也操之不高洮之不浚物受其形莫鑒其
源人禀其中莫識其全美哉乎道為萬物
之宗天地之始吾欲書之非筆可紀吾欲
體之無形可擬又曰深懸後世託下於陳
為周柱史經九百年無極之際言歸崑崙
化彼胡域次捷罽賓後及天竺於是遂遷
文垂後世永乎弗泯唐尹希巢後序云官
觀祕藏不謹為僧竊而燼之或改注乖舛
以誤後人其次天台僧道雜處尤多此弊
故今化胡經本訛傳者多
老君化胡已即昇天至穆王四年甲申降遊
東海至扶桑會太帝校集諸仙品位高下復
分身降于西海至蘇隣國號長生甘露元上
醫王大光明使彼國稱為摩尼光佛說大明
三常五大九重等法乃至三際及二宗門度
化人天鬼神凡教法所未暨處皆令得度俄
復升天穆王少好神仙之道感西王母降其

宮又獲八駿之馬王乘之命奔戎為右造父
為御導車涉弱水魚鱉黿鼉為梁遂登春山
觴西王母於瑶池之上而歸在位五十四年
年一百四歳時尹喜既適流沙其草樓在終
南之陰王追慕靈迹命駕詣焉為修觀建祠
延杜沖等七人為道士以奉祠事沖字玄逸
閑居幽室吟咏道德常攝護氣液吐納光華
經二十餘載忽展真人降其靖室將侍者二
人捧碧玉函立於左右沖拜首求哀蒙授以

九華丹經一函謂沖曰老君與文始先生於
東海八淳山召太帝校集羣真天下山川洞
室仙人無遠弗至時有地司保舉子勤勞老
君敕我付爾仙方也沖依法合服身生玉光
五藏充實僅容氣息又感真人李君授以太
上素靈洞玄大有妙經沖復修之甚得其驗
遂解胞釋結保命凝真領攝羣神洞觀衆妙
驅策虎豹役使百靈通冥達幽莫測其涯年
百一十餘歳穆王十九年己亥老君遣上清

元君下迎授書為太極眞人任王屋山仙王
文始先生之從弟執字公度少學天文兼通
讖緯文始授以道經丹訣凡百餘篇皆蒙口
訣文始先生登眞之後即與隱士杜沖等同
於樓觀修習時年二十八絶粒行氣修煉神
丹道成上昇老君賜任太和眞人命下統仙
僚於杜陽宮執時出遊帶神丹歷天下濟度
有緣之人或鍊金銀以賑貧窮或行丹藥以
救危厄求衰之人咸得其福利焉

李脫學長生之道穆王時來居蜀金堂山龍
橋峯下合九華丹丹成去遊五嶽十洞二百
餘年於海上遇飛陽君授水玉之道還歸此
山煉藥成又去數百年或隱或顯遊於市朝
後復回龍橋峯下煉金鼎還丹丹成已八百
歲矣蜀人歷代見之因號曰李八百凡三於
此山學道故世人號此山為三學山脫妹名
真多隨兄修道居綿竹中老君與玄古三師
降授以飛昇之道先於八百白日昇天故其

山號眞多化即古浮山治也
厲王二十一年甲辰洛陽人宋倫棲止樓觀
抱一沖和不交人事日誦道德二篇數徧服
黃精白朮積二十餘年一日老君降其居仙
童六人輔眞執籙倫匍匐乞哀乃告倫曰吾
有中景之道通眞之經生乎三元之始出乎
九玄之庭五德合慶六氣凝精負眞保遐長
生迴齡子能修之立致雲軿出有入無徹幽
洞明三光並照二氣齊靈變化適意飛昇上
清今以授汝倫拜受教乃開寶蘊出靈飛六
甲素奏丹符以付於倫倫修之乃自然通感
常有童子六人更迎侍之洞視萬里察物如
神能望巖伸步凌波涉險不由津路或化為
麞鹿或託作鳩鴿翺翔原陸試人之心年九
十餘以景王時授書為太清眞人下司中嶽
神仙之録焉
彭宗年二十學道師事杜沖受道德五千言
行雌一之道能三日三夜通為一息能一氣

誦道德經兩徧厲王時年一百五十歲老君
召爲泰清真人
宣王時馮長任柱下史年四十休官入道常
誦道德經居終南山老君遣真人彭宗駕白
虎降其室授以太上隱書至平王時昇天爲
西嶽眞人
周宣王四十三年老君過渭川王迎謁之老
君曰歲星北入于燕周其衰矣後二年而幽
王立今汧謂之側有伯陽川是其處也是時郊野有採薪者
行歌曰中金中入天門呼長精翕玄泉鳴天
皷養泥丸時人莫能識老君曰此活國中人
其語祕矣斯乃修習無上正眞之道也
幽王二年西周地動涇渭洛皆震老君曰周
將亡矣夫天地之氣不失其序若失其序民
亂之也陽伏而不能出陰迫而不能蒸於是
有地震今三川實震是陽失其所而填陰也
陽失而在陰原必塞原塞國必亡夫水土演
而民用也土無所演民乏財用不亡何待昔

洛竭而夏亡河竭而商亡今周德若二代之
季乎其川原又塞塞必竭夫國必依山川山
崩川竭亡之徵也川竭山必崩若亡不過十
年數之紀也是歲三川竭岐山崩三年幽王
嬖褒姒老君曰周亡矣昔夏之衰也二龍止
於庭而言曰余為褒之二君於是布幣而策
告之龍亡而漦在乃櫝而藏之比三代莫敢
發厲王發而觀之漦化為黿童妾遭之而生
子懼而棄之宣王時有謠曰檿弧箕服實亡

周國王聞有夫婦賣其器者使執而戮之懼
而夜逃聞童妾所棄女子啼於路哀而收之
奔褒褒人有罪請入此女以贖是為褒姒王
愛之生伯服立為太子而廢申后及太子宜
臼老君曰禍成矣無可柰何尋為犬戎所滅
平王三十三年老君復出關行化諸國遂遊
西海至流麟等洲召十方神仙及初得道地
下主者遊散仙人至孝至忠適經歷度者八
萬餘人校其功行授以仙職五等仙官二十

七品悉隨高下付之乃復昇天
老君自與羣胡辭決已逾百年慮西域無師
浮屠法廢乃於梵天命煩陁王（昔罽賓胡王也）下生
身毒國為王子曰汝於彼土有大因緣今命
汝降生彼國為浮屠教主以證佛陀之果往
欽哉王受命訖即以周莊王九年癸巳託孕
於莫耶夫人四月七日夜半從右脇誕生
周之四月乃今之二月也釋氏過去見在
經云二月八日生因果經云三月七日生
瑞應經云四月八日夜半子時生按唐通
典載晉宋時浮屠經云臨俔國其王生浮
屠太子也父曰屠頭耶母曰莫耶浮屠身
服色黃髮青如青絲始莫耶夢白象而孕
及生從母右脇出生而有髻墮地能行七
步此國在天竺國中其國又有神人名沙
律又後魏釋老志云釋迦即天竺迦維衛
國王之子天竺其總稱迦維別名也初釋
迦於四月八日夜從母右脇而生既生姿

相超異者三十二種天降嘉瑞以應之亦三十二其本起經說之備矣釋迦生時當周莊王九年春秋魯莊公七年夏四月恒星不見夜明是也至魏武定八年凡一千二百三十七年又隋書經籍志云釋迦當周莊王之九年四月八日自毋右脇而生姿相奇異有三十二相八十種好捨太子位出家學道勤行精進悟一切種智而謂之佛亦曰佛陀亦曰浮屠皆胡言也華言譯之為淨覺云

鬚髮多卷多力善射年十七父王為納瞿夷耶輸鹿野三女為夫人生二子長曰羅睺羅次曰憍陳如又十二年因遊四門見生老病死之相乃忽警懼憶念前因遂棄家踰城徑入雪山棲止阿藍花樹下修尹真人昔所授之道（胡人因名其樹曰菩提菩提中國譯曰道也）備歷艱苦六年道成身相金色類佛陀像號曰釋迦牟尼

論曰或謂老君分靈散景為佛者蓋諸胡

記老君辭決時有尋當下降之語也殊不知老君所言下降者復還中國耳非生彼國也或謂尹眞人乘象託孕成佛者亦由老君嘗語諸胡當遣佛陀生汝國土是時尹眞人在西域為浮屠之師號為佛陀其後煩陀王修道功成遂證佛果不知者將謂尹眞人下生耳實不然也夫老君大聖文始真仙千變萬化出有入無豈復有寒暑飢渴疾病苦惱耶今按釋氏大善權經及僧祇律涅槃經十緣經摩耶經智度論等皆載佛有九厄不免寒熱飢渴衰老苦惱病死之苦則知非老君尹真明矣又老君自浩劫之前結炁凝真或隱或顯分身太極化炁紫清尹眞人嘗作赤童於三千甲子之前而佛之因地嘗為一色狗骨如須彌山六道四生無不經歷益見非老君文始下生也況此孕日精而誕乎晝彼禀月魄而生乎夜陰陽之別也此自左服而

出彼從右脇而生尊卑之分也此降生於
中華彼出世於夷狄偏正之辨也此冠冕
而履舄彼露頭而跣足貴賤之殊也此曰
日昇舉上還太清彼寂滅而闍維瘞枯骨
於塔塚升沉之遠也此歷代而降靈彼寂
滅而氷泯斯又應化之跡有餘不足之間
也由是觀之固不可同年而語矣此既有
尹真人為佛之論彼則以迦葉為老君乃
撰清淨法行經云釋迦欲來東土遣迦葉
菩薩為老子儒童菩薩為孔子先開導經
傳教化衆生且老君降生六百餘年佛尚
未生孔子誕生之時佛已寂滅幾六十載
年代殊隔夷夏不通迦葉儒童果誰遣之
其經又以伏羲為吉祥菩薩顏回為淨光
童子偽謬類此不欲槩舉也
釋迦既證佛果乃為比丘四衆及諸胡等廣
演浮屠經教而外道尤多不服老君復敕梵
王帝釋及六欲天主四天門王等同護持之

論曰梵王乃八梵天中之一王帝釋即九天之主其視玉皇紫微猶郡國之奉天子耳流俗無知指為上帝豈有上帝之尊與堅牢地神菩提樹神與夫護門神王鬼子毋等為伍非博達之士莫能鑒也

至斥王四年壬子二月十五日解化

時以建子為正月昔之二月乃今之十二月也西域呼佛滅為涅槃金光明經曰云何如來壽命短促方八十年此之謂也唐沙門道世撰法苑珠林引魏書曰魏明帝召道士姜斌與僧曇謨最對論斌言老子是周定王三年九月十四日生謨最引周昭異記漢法本內傳言佛是周昭王二十四年生穆王五十三年滅及祖琇撰佛運統紀道欽作三教出興記遂並以此為據言佛生滅在老子出關之前欲證非老子化胡成佛也夫老子生於商高宗時三尺之童所共知況斌為道士豈容不知而創

為此言是罔斌也又妄謂魏書所述考之
魏書即無是事儻使有之則魏略不應又
載老子化胡之事明帝製老君贊亦必不
言為周柱史經九百年化彼胡域次捜罰
賓後及天竺於是遂遷也按劉向列仙傳
云老子生於商時又世本云在商為守藏
史在周為柱下史隋薛道衡制碑云在文
王武王之時居藏史柱史之職儻生於定
王時豈得在商為西伯藏史乎釋迦之生

不能禮也故修道則下歸服修德則下從令
修仁則下不爭修義則下平正修禮則下遵
敬五者皆修則家國安定此聖人之所以御
萬物也無道則下叛無德則下怨無仁則下
爭無義則下暴無禮則下亂五者不立而不
危亡者未之有也文子復問曰治國之本何
如老君曰未嘗聞身治而國亂者也夫靜以
修身儉以養生則下不擾而人不怨是以天
覆以道地載以德四時不失序風雨不為虐

日月清明五星合度矣故為治之本在於安人安人之本在於足用足用之本在於勿奪勿奪之本在於節用節用之本在於省事省事之本在於無為夫無為者非謂引之不來推之不去迫之不應感之不動堅滯而不流捲握而不散也謂其私志不入公道嗜欲不枉政術循理而舉事因時而立功任下責成舉無過事名各自命類各自用事由自然莫出於己故事成而身不伐功立而名不有猶水行用舟山行用橇因高為田因下為池非吾所謂有為也古之立帝王者非以奉養其欲也聖人之踐位者非其逸樂其身也為天下之人強掩弱衆暴寡智欺愚勇侵怯懷才不以相教積財不以相分故立天子以齊一之為一人之明不足以徧照海内故立三公九卿以輔翼之為絶域殊俗不得被其澤故立諸侯以鎮撫之是以天無不任時無不應官不隱材國無遺利矣是以先王之法不殺

胎不麛卵不涸澤而漁不焚林而畋犲未祭
獸置罘不得通於野獺未祭魚罔罟不得入
於水鷹隼未擊羅罘不得張於谷草木未落
斧斤不得入於林昆蟲未蟄不得以火田孕
育不然鷙卵不探魚不尺不得取犬豕不朞
年不得食是故萬物之發若蒸氣此先王所
以得時修備富國利人之道也夫水濁則魚
噞政苛則人亂上多欲則下懷詐上多求則
下交爭智詐萌生盜賊滋彰不理其本而求
之於末無異鑿渠而止水抱薪而救火也聖
人事省而治求寡而贍不施而仁不言而信
不求而得不為而懷保眞抱道而天下從之
如影響故曰無為矣文子曰無為之治既聞
命矣敢問不言之教可得聞乎老君曰天致
其高地致其厚日月照星辰朗非有言也正
其道而物自然陰陽四時非生萬物也雨露
時降非養草木也神明接陰陽和而物自生
矣夫道者藏精於內栖神於心靜漠恬淡恍

穆胷中廓然無形寂然無聲官府若無事朝
廷若無人無隱士無逸民無勞役無冤刑天
下莫不仰上之德象主之指絶國殊俗莫不
重譯而至非家至而人喻之推其誠心施之
天下而已故賞善罰惡者政令也其所以能
行者精誠也政令雖明不能獨行必待精誠
精誠形乎内而外喻於人心此不言之道也
聖人在上懷道不言而澤及萬方故不言之
教芒乎大哉是以人主之思神不馳於胷中

知不出於四域懷其誠行之心則甘雨以時
五穀蕃殖養人以公威厲不試法省不擾囹
圄空虛天下一俗莫懷姦心故精誠動於天
景星見黄龍下翔鳳至醴泉出嘉禾生河不
溢流海不涌波矣若逆天暴物則日月薄蝕
五星失行四時相乖晝冥宵光山崩川涸冬
雷夏霜天文變異國將危亡天之與人有以
相通夫神明之事不可以智巧為也不可以
強力致也惟聖人與天地合德與日月合明

與鬼神合靈與四時合信懷天心抱天炁執
沖含和不下堂而行四海變易習俗人皆遷
善若生諸已謂之神化者蓋行不言之教也
文子復再拜而問曰治國之本敢聞命矣治
身之本柰何老君曰來吾語汝太上養神其
次養形神清意平百節皆寧養生之本也肥
肌膚充腹腸開嗜慾養生之末也人能養其
本節寢處適飲食和喜怒便動靜在內者已
得邪氣無由入夫人受天地變化而生一月
而膏二月而血三月而胚四月而胎五月而
筋六月而骨七月而成形八月而動九月而
躁十月而生形骸已成五藏乃官肝主目腎
主耳脾主舌肺主鼻膽主口頭圓法天足方
象地天有四時五行九解三百六十日人有
四肢五藏九竅三百六十節天有風雨寒暑
人有取與喜怒人與天地相類而心為之生
耳目者日月也血氣者風雨也日月失行薄
蝕無光風雨非時毀折生災五星失行國受

其殃天地之道至闊以大尚由節其章光慶
其神明人之耳目何能久燻而不息精神何
能馳騁而不乏是故聖人守內而不守外夫
血氣者人之華也五藏者人之精也血氣專
乎內而不外越則胷腹充而嗜慾寡嗜慾寡
則耳目清而聽視聰達五藏能屬於心而無
離則氣意勝而行不僻精神盛而氣不散以
聽無不聞以視無不見以為無不成是以飾
其外者傷其內快其情者疲其神見其文者

蘇其眞須臾不忘自賢者必困其性百步之
中不忘其容者必累其形故羽翼美者傷其
骸骨枝葉茂者害其根莖是以靜漠恬淡所
以養生和愉虛無所以據德外不亂內即性
得其宜靜不干動即德安其位養生以經世
抱德以修年可謂體道矣夫道者陶冶萬物
修治無形寂然不動大通混冥深闊廣大不
可為外析毫剖芒不可為內始於柔弱終於
剛強始於短寡成於衆長故十圍之木始於

把百仞之臺始於下是以眞人體之故虛無平易清靜柔弱純粹素朴不與物雜得天地之道故謂之眞人夫虛無者道之舍也平易者道之素也清靜者道之鑒也柔弱者道之用也純粹者道之幹也嗜慾不載虛之至也無所憎愛平之至也一而不變靜之至也隨時爲宜柔之至也不爲物散純之至也是以聖人輕天下即神不累細萬物即心不惑齊死生則意不懾同變化則明不眩靜與陰同德動與陽同波亦無所疎亦無所親與道爲際與德爲鄰倚不枕之柱行不闕之途稟不竭之府學不死之師故無往而不遂無之而不通也文子再拜受教周平王問於文子曰聞子得道於老聃今賢人雖有道而遭婬亂之世以一人之權而欲化久亂之民其庸能乎文子對曰夫道德正邪以爲政振亂以爲治化淫敗以爲樸淳使德復生天下安寧要在一人故積德成王積怨成亡堯舜以是昌

桀紂以是亡平王用其言而天下治文子復
從老君受神丹之方遂證品仙階矣
士成綺自楚來見老君曰吾聞子大聖人也
吾故不遠道而來願見百舍踵趼而不敢息
今吾觀子非聖人也鼠壤有餘蔬棄妹不仁
生熟不盡於前而積歛無崖老君漠然不應
士成綺退明日復見曰昔者吾有刺於子今
吾言信而心屈直吾形而立矣吾心正郤何
故耶老君曰巧智神聖之人吾自以為脫矣
昔者子呼我為牛而我謂之牛呼我為馬而
我謂之馬苟有其實人與之名而弗受再受
其殃吾服常服也吾非以服有服也於是士
成綺鴈行避影履行遂進而問修身柰何老
君曰爾容崖然而目衝然而口闞然而狀義
然似繫馬而止也動而持發若機察而審智
巧而覩於泰凡以不信邊境有人其名曰竊
成綺慙而退
老君西遊於秦陽子居邀於郊至梁而遇老

君老君中道仰天而嘆曰始以汝為可教今不可教也陽子居不荅至舍進盥漱巾櫛脫履戶外膝行而前曰向者大人仰天而嘆弟子欲請大人行不閑是以不敢今閑矣請聞其過老君曰睢睢盱盱而誰與居大白若辱盛德若不足陽子居蹙然變容曰聞命矣其往也舍者將迎家公執席妻執巾櫛舍者避席煬者避竈其反也舍者與之爭席矣佗日再見老君老君曰虎豹之文猿猴之捷所以致射也子居曰敢問明王之治老君曰功蓋天下而似不自已化被萬物而不恃有德而不稱其名立乎不測而遊乎無有者也

老君之弟子庚桑楚即亢倉子也偏得老君之道北居畏壘之山其臣之畫然知者去之其妾之挈然仁者遠之擁腫之與居鞅掌之為使居三年畏壘大壤其民相與言曰庚桑子吾日計之而不足歲計之而有餘庶幾其聖人乎胡不尸而祝之社而稷之乎庚桑子聞之

南面而不釋然曰春氣發而百草生正得秋而萬寶成豈無得而然哉吾聞至人尸居環堵之室而百姓不知所如往今以畏壘之細民而竊竊然欲俎豆予於賢人之間吾是以不釋於老聃之言南榮趎問曰趎之年已長矣將惡乎託業庚桑子曰全汝形抱汝生無使汝思慮營營趎曰目之與形吾不知其異也而盲者不能自見耳之與形吾不知其異也而聾者不能自聞心之與形吾不知其異也而狂者不能自得形之與形亦以闚矣而物或間之欲相求而不相得今謂銖曰全汝形抱汝生無使思慮營營趎勉聞此道達於耳矣庚桑子辭盡曰奔蜂不能化藿蠋越雞不能伏鵠卵魯雞固能矣雞之與雞其德非不同也有能與不能者其材有巨細也今吾材不足以化子胡不南見老子耶南榮趎乃嬴糧七日七夜至老君所老君曰子自楚所來乎趎曰唯老子曰子何乃與人偕來之衆

也趎懼然顧其後老君曰不知吾所謂乎趎俯而慚仰而嘆曰今者吾忘吾荅因失吾問老君曰何謂也趎良久復問曰不知乎人謂我朱愚知乎反愁我軀不仁則害人仁則反愁我身不義則傷彼義則反愁我已我安逃此而可乎此三言者趎之所患願因楚而問之老君曰向吾見若眉睫之間吾固已得汝矣今汝又言而信之何規規然若喪父母揭竿而求諸海也汝亡人哉罔罔乎汝欲反其情性而無所自入可憐哉南榮趎請就舍召其所好去其所惡十日自愁而復見老君老君曰汝自洗濯熟哉鬱鬱乎然而其中津津乎猶有惡也夫外韈者不可繁而捉將內楗內韈者不可繆而捉將外楗外內韈者道德不能持而況放道而行者乎趎曰里人有病里人問之病者能言其病然病猶未病也若趎之聞大道譬猶飲藥以加病者也趎之願聞衛生之經而已老君曰而能抱一乎能勿

失乎能無卜筮而知吉凶乎能止乎能已乎
能舍諸人求諸已乎能翛然乎能侗然乎能
兒子乎終日號而嗌不嗄和之至也終日視
而目不瞑偏不在外也終日握而手不挩共
其德也行不知所之居不知所為與物委迤
而同其波是衛生之經已越曰然則至人之
德已乎曰非也是乃所謂氷解凍釋者也夫
至人相與交食于地而交樂于天不以人物
利害相攖不相與為怪不相與為謀不相與
為事翛然而往侗然而來是謂衛生之經已
曰然則是至乎曰未也吾故告汝曰能兒子
乎兒子動不知所為行不知所之身若槁木
之枝而心若死灰若是者禍亦不至福亦不
來禍福無有烏有人災越再拜致謝而去精
神曉靈十日不食如享太牢智略天地察分
秋毫
定王問老君曰方今在世神仙可得知乎老
君曰東嶽有展禽先生南嶽有斥續先生西

嶽有尹喜北嶽有皇人中嶽有古先生即余
是也續字子孝老君之弟子也修道於廬山
七百年至烈王時白日登仙王聞其名遣使
徵之使者詣其所隱空存靖廬因奏請以南
嶂山為靖廬山復以先生姓呼為斥阜
按爾雅釋名云土山曰阜此山本名南嶂
言上有三天子嶂也古祀潛山為南嶽而
以南嶂為儲副故亦呼南嶽漢武帝元封
五年巡狩祀名山大川射蛟潯陽江中顧
問此山何神主之劉歆奏曰康續先生得
道於此帝因命立祠於虎溪舊隱列于祀
典至東晉亘伊守九江好奉釋氏乃從鴈
門僧惠遠之請徙先生祠於山口而以其
地為僧居今東林寺是也
先生上昇之後老君授以眞人之位令主吳
楚水旱及賜以主溫之印統攝入部溫神
俗因號為和溫康阜先生
皇朝建中靖國元年九月敕封靖明眞人

遇祈禳例降

御前祝版遣郡官詣觀行禮

敬王十七年戊戌孔子謂南宮敬叔曰吾聞老聃博古而該今通禮樂之原明道德之歸則吾師也今將往焉敬叔曰謹受命乃言於魯君曰臣聃先臣之命云孔子聖人之後也滅於宋其祖弗父何有國而授厲公及正考父佐戴武宣三命益恭載諸鼎銘臧孫紇有言聖人之後若不當世則必有明達者焉孔子少而好禮其將在矣屬臣必師之今孔子將適周觀先王之遺制考禮樂之所極斯大業也君盍以乘資之臣請與往公曰諾乃遣孔子車一乘馬二匹僮一人與敬叔俱明年至周見老君老君曰子來乎吾聞子北方之賢者也子亦得道乎孔子曰未也老君曰子惡乎求之哉曰求之度數五年而未得也曰子又惡乎求之曰求之陰陽十有二年而未得也老君曰然使道而可獻則人莫不獻之

於其君使道而可進則人莫不進之於其親使道而可以告人則人莫不告其兄弟使道而可以與人則人莫不與其子孫其不可者無佗也中無主而不立外無正而不行由中出者不受於外聖人不出由外入者無主於中聖人不隱孔子退無何復見老君拜而問曰今日宴閑敢問至道老君曰君子得時則駕不得時則蓬累而行吾聞之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驕氣與多欲態色與淫志皆無益於子之身吾之所告子者若此而已佗日又見老君而語仁義老君曰夫播糠眯目則天地四方易位矣蚊虻嚙膚則通昔不寐矣吾子使天下無失其朴則天地固有常矣日月固有明矣星辰固有列矣禽獸固有羣矣植物固有立矣吾子欲放德而行循道而趨已至矣又何偈偈乎揭仁義若擊鼓而求亡子焉意吾子其亂人之性也夫鵠不日浴而白烏不日黔而黑黑白之

朴不足以為辨名譽之觀不足以為廣泉涸魚相與處於陸相呴以濕相濡以沫不若相忘於江湖孔子歸三日不談子貢怪而問之曰夫子見老聃亦將何規哉孔子曰鳥吾知其能飛魚吾知其能游獸吾知其能走飛者吾可以矰游者吾可以綸走者吾可以罔至於龍合而成體散而成章乘雲氣而上天吾所不能測也今見老聃其猶龍乎吾口張而不能嚌神錯而不知所居吾又何規老聃哉

楊傑序老君記云老子先天地而生不知其誰之子後天地而老強名一炁之父生而華皓壽以久也弱而能言非習教也壯而能嬰專致柔也胎于尹母降于仁里子孫繼之與人同也指李為姓無所系也聃耳廣目日角月淵二柱三門握十蹈五神人表也夷學容成問道常樅無常師也伏羲時為鬱華子神農時為大成子祝融時為廣壽子黃帝時為廣成子高陽時為赤

精子帝嚳時爲録圖子唐堯時爲務成子
夏禹時爲眞行子商湯時爲錫則子周文
時爲燮邑子又曰太史儋在天爲金闕帝
上景君神寶丈人無常名也藏史柱史不
擇仕也周衰度關退以時也道德妙蘊洞
神靈章天人法也旋斡造化呼吸陰陽陟
降星斗消息九變飛煉金石役使鬼神躡
景凌虛遁形隱曜長生久視佑善濟危超
萬化也世莫知其然否而以隱君子稱之

孔子曰鳥吾知其能飛魚吾知其能游獸
吾知其能走至於龍則合而成體散而成
章乘風雲而上天吾所不能知也吾見老
子其猶龍耶古今言老子者多矣未有如
孔子之所言也
子貢請於孔子曰人固有尸居而龍見雷聲
而淵默發動如天地者賜亦可得觀乎孔子
曰夫白晏遊盪衆人莫不欲見隆然天冥而
雷孛然而雨各捧其首賜汝何能觀乎子貢

遂以孔子之聲見老君老君方據床而應微
曰予年運而往矣子將何以戒我哉子貢蹙
蹙然立不安老君曰小子可歸矣汝之師名
丘相諫三年而後可教矣子貢反孔子曰汝
已震矣子貢懷慙無以荅焉
孔子見老君弟子從焉老君曰前者為誰對
曰仲由勇且多力者也次曾參孝者也次顏
回仁者也次顓孫師武者也老君曰吾聞南
方之鳥其名為鳳戴聖纓仁右信左賢力在
足而勇在前斯為下矣
老君助葬於達巷黨人孔子從焉日有食之
老君曰丘止柩就道左止哭以聽變既明反
而後行反葬孔子問曰夫柩不可以反也日
有食之則豈如行哉老君曰夫柩不蚤出不
莫宿見星而行唯罪人與奔父母之喪者乎
日有食之安知其不見星也孔子問曰下殤
用棺殮禮歟老君曰吾昔見史佚有子死下
殤也而墓遠召公謂之曰何以不棺斂於宮

中佚曰吾敢乎哉言於周公公曰豈不可佚乃行之下殤用棺殮自佚始也孔子問曰三年之喪卒哭金革之事無辟禮歟老君曰昔魯公伯禽有為為之也（徐戎作雞故也）孔子曰古者行師必遷廟主而行何也老君曰君去其國太宰取羣廟之主以從禮也祫祭於祖則祝迎四廟之主主出入廟必蹕禮也孔子問曰甚矣道之難行也丘比執道委質於當世之君而不我受也道之於今難行也老君曰說者流於辯聽者亂於辭知此二者則道不可委矣子之所言者其人與骨皆已朽矣獨其言在耳詩書禮樂先王之陳迹也豈其所以迹哉夫迹履之所出而迹豈履哉夫白鷺相視睥子不運而風化蟲雄鳴於上風雌應於下風而風化類自為雄雌而風化性不可易命不可變時不可止道不可壅苟得其道者無自而不可失焉無自而可孔子退就舍三月不出復見老君請曰丘得之矣烏鵲孺魚

傳沫細胥化有弟則兄啼久矣夫丘不與化
為人安能化人老君曰可丘得之矣
孔子一日又往見老君老君新沐方將被髮
而乾慹然似非人孔子便而待之少焉見曰
丘也眩歟其信然歟向者先生形骸掘若槁
木似遺物離人而立於獨老君曰吾游於物
之初孔子曰何謂也曰心困焉而不能知口
闢焉而不能言嘗為議其將至陰肅肅肅肅
出乎天至陽赫赫赫赫發乎地兩者交通成

和而物生焉或物之紀莫見其形消息盈虛
一晦一明日改月化日有所為而莫見其功
生有所乎萌死有所乎歸始終相反乎無端
而莫知其所窮非是也且孰為之宗孔子曰
請問遊是老君曰得是至美至樂也得至美
而遊乎至樂之謂至人孔子曰願聞其方曰
食草之獸不疾易藪水生之蟲不疾易水行
小變而不失其大常者也喜怒哀樂不入於
胷次夫天下者萬物之所一也得其所一而

同焉則四肢百體將為塵垢死生終始將為
晝夜而莫之能汨而況得喪禍福之所介耶
棄隸者若棄泥塗知身貴於隸也貴在於我
而不失於變且萬化而未始有極也夫孰足
以患心哉為道者解乎此矣孔子曰大人德
配天地而猶假至言以修心古之君子孰能
脫焉老君曰不然水之於汋也無為而才自
然矣至人之於德也不修而物不能離焉夫
天之自高地之自厚日月之自明夫何修焉

滅亦今昔所共知不可易也按魏書釋老
志隋書經籍志並云釋迦生當周莊王九
年春秋魯莊公七年夏四月常星不見夜
明是也至魏武定八年凡一千二百三十
七年云又齊王簡栖撰頭陀寺碑云周魯
二莊親昭夜景之鑒漢晉兩明並勒丹青
之飾今寺與碑猶在鄂渚梁昭明嘗編入
文選矣五臣注云佛生於周莊王魯莊公
時佛法漢明帝時來晉明帝時興故云二

莊兩明夫蕭昭明泥佛者也使其言或非
詎肯編入選哉後人學不師古妄起異端
忽欲遷其生滅之歲月躋十有二王越三
百四十餘年而先之欺罔甚矣且自東漢
以來胡僧入中國者不為不多皆已據實
吐露矣至姚秦時已歷三百餘載其間未
聞有乖異之論而好勝之徒一旦輒欲盡
廢前人據實之言從已作偽之說人孰汝
信哉此崔學士議狀所以歷詆其非也況

佛法初入中國自言本老君所化正託此
以取信於人于時二教未生分別也自五
胡僭竊方諱化胡之說始生矛盾耳固非
後人所得知也如唐書藝文志子録首叙
道德次述神仙末載釋氏總目為道家之
流未嘗別立門類也歐陽文忠公修唐書
其載老釋事甚略唯天竺傳載其貞觀中
來獻異物上地圖請老子像夫西域之國
衆矣何獨天竺知尊老子中華聖人多矣

何獨老子之像是請則化胡成佛之事不待言而知矣或者不悟猶謂何不化胡成道而乃成佛耶殊不知竺言菩提即華言道也釋書亦言釋迦入山修道又言六年成道則知佛亦道之所自出故可以通稱也猶中國修道登眞之士不言成道而言成仙耳彼篤時拘墟之徒何足與議哉今據法華經提婆達多品云佛言我於多劫之前嘗作國王為求法故捐捨王位奉事仙人經於千載仙人為說妙法華經令我具足六波羅蜜慈悲喜捨三十二相八十種好紫磨金色成等正覺故古禪師述序分云釋迦自引昔為求經棄國捨榮奉仙學道故有提婆達多品張無盡合論亦云佛事仙人者示善知識之難遇也仙人教佛者法以口傳而佛以心證也夫瞿曇昔於多劫之前已事仙人則知仙道其來久矣仙人為其說經令得六波羅蜜以至成

等正覺則仙人足以為佛師矣佛為一大事因緣故出見於世而說是經必無誑語為其不欺心不叛師而直述其所自來此其所以為佛也雙林傳大士世稱彌勒佛也猶以道為尊而釋次之故冠道冠而披袈裟天台寒山子文殊之化身也文殊乃七佛之師有頌曰家住綠巖下庭蕪更不芟仙書一兩卷樹下讀喃喃又云寒山有倮蟲身白而頭黑手把兩卷書一道將一德常持智慧劒擬破煩惱賊又歎世頌云埋著蓬蒿下曉日何冥冥遮莫咬鐵口無因讀老經竊觀前哲皆知尊老子而重道德後世學者不究本原乃毀師叛道良可哀已

釋迦寂滅之後上生三十二天太上命昇賈奕天居延真宮為種民之長號善惠眞人

按本相經云結習已盡心識兼忘超出三界昇入種民本始經云佛滅上生三十二

天常在素天奎星之位奎有三十六星其
中一星是也第三十二天乃種民之界曰
平育賈奕天其天中有別宮號曰延眞賈
奕天之氣下生奎宿也後魏釋老誌亦云
佛者昔於西胡成道今在三十二天為延
眞宮主勇猛苦教故其弟子皆髡形染衣
斷絶人道唐李淳風注金鏁流珠云善惠
眞人乃西竺國佛之後身今為後聖君左
玄眞人豈無所據而云哉釋氏賢劫經云

上皇眞人應現十方號之曰佛後受靈寶
得成眞道諒非誑語其所受眞空之道及
解化法非浮屠戒律之比故謂之教外別
傳釋迦唯傳摩訶迦葉其餘弟子或得緒
餘耳迦葉唯世傳慧悟者一人至二十八
代菩提達磨來入中國燕坐少林唯以浮
屠寂滅之法傳惠可為二祖遂以隻履尸
解而西歸夫履之為言理也留一隻者表
止傳性宗一法提一隻歸者表仙化之道

中國所自出不假傳也釋迦既入涅槃其
徒遵浮屠法焚其遺蛻胡語謂之闍維亦
曰荼毗遂拾其骨為塔塚而埋之因呼塔
為浮屠西戎丘塚至今皆然羣弟子懷思
悲戀不忍捨去皆環繞浮屠而居為之守
塚由此呼比丘為喪門焉一說為其棄家
絶嗣修寂滅法故號喪門猶空門也至東
晉之末胡僧羅什來入長安曉習中華之
言始惡其名不雅且知華人不曉胡語遂

改浮屠為佛徒喪門為桑門後其弟子僧
禕又改佛徒為佛圖桑門為沙門唐僧玄
奘又改比丘為苾蒭類皆依傍聲韻撰造
美名似非本真也
佛化之後諸天分散各還本所羣魔復作老
君復敕天蓬及北斗七元星君降彼國土示
現神威制攝魔衆捷以符呪使保護遺教西
域呼為除穢跡金剛及雄威華光等名號是
也北斗真形見夫心正法及金玄羽章今江左加以真武龍木謂之三壇法也

老子之門人卒姸一名計然（范蠡之師也）道號文子（其著書號通玄真經）其先晉公子也嘗請問於老君曰何謂道德仁義禮老君曰無為無形內以修身外以治人功成事立與天為鄰道也畜之養之遂之長之兼利無擇與天地合德也於大不矜於小不偷兼愛無私久而不衰仁也為上即輔弱為下即守節達不肆意窮不易操一度順理不私枉橈義也為上恭嚴為下卑遜退讓守柔為天下雌立於不敢設於

孔子出以告顏回曰丘之於道其猶醯雞歟微夫子之發吾覆吾不知天地之大全也孔子將反魯老君送之曰吾聞富貴者送人以財仁者送人以言吾既不能富貴竊仁者之號請送子以言凡今之士聰明深察而近於死者好譏議人者也博辯宏遠而危其身者好發人之惡者也勿以有己為人子者也勿以有己為人臣者也孔子曰敬奉教自周返魯其道彌高遠方弟子從者至三千焉

按唐書享孔廟迎神樂章云通吳表聖問老探眞三千弟子五百賢人億齡規法萬載祠禋絜誠以祭奏樂迎神云大樂舊有此詞不詳所起王廙頌曰無爲有宗虛無實原老子清寂寄意不言遂爲孔師守一長存陸士衡頌曰孔丘睿聖配天弘道風扇玄流思深神寶明發懷周興言模老信非虛謂也

陳大夫聘魯私見叔孫叔孫曰吾國有聖人子知之乎大夫曰非孔丘耶曰然曰何以知其聖叔孫曰吾聞顏回曰孔丘能廢心而用形陳大夫曰吾國亦有聖人子弗知乎曰孰謂聖人曰老聃之弟子有亢倉子者即庚桑楚也其著書號洞靈眞經得聃之道能以耳視而目聽叔孫以告魯君聞之大驚使上卿厚禮以致之亢倉子至魯君卑辭請問亢倉子曰傳之者妄也我能視聽不用耳目而不能易耳目之用魯君曰增異矣其道柰何亢倉子曰體合於

心心合於炁炁合於神神合於无其有介然之有唯然之音雖遠在八荒之外近在眉睫之間我必知之乃不知是我七孔四肢之所覺心腹六府之所知其自知而已矣魯君大悅佗日以告孔子孔子笑而不荅

商太宰蕩見孔子而問曰丘聖者歟孔子曰聖則丘何敢丘博學多識者也太宰曰三王聖者歟孔子曰三王善任智勇者聖則丘弗知曰五帝聖者歟曰五帝善任仁義者聖則丘弗知曰三皇聖者歟曰三皇善因時者聖則丘弗知太宰大駭曰然則孰為聖孔子動容有間曰西方之人有聖者焉不治而不亂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蕩蕩乎民無能名焉丘疑其聖弗知其眞聖歟眞不聖歟大宰嘿然心計曰孔丘欺我哉

老子和光同塵處無為之事行不言之教而化流天下故孔子慕其聖而往師之且如亢倉子衆猶稱為聖人而況其師乎魯

表東海周在魯西時老君在周孔子居魯
故指其方述其德而推其聖諒非欺也後
人或妄認以為佛是時佛滅已久且與中
國言語不通文軌不同孔子奚取焉況孔
子內諸夏外夷狄被髮左衽乃其所深惡
春秋之法用夷禮則貶之其肯捨中華之
聖師而尊羌胡之浮屠耶昔者文王居于
岐山之下是為西伯武王曰惟我文考顯
于西土周在中夏之西故亦自稱為西也

如伯夷叔齊處于孤竹慕文王之聖德相
謂曰吾聞西方有人似有道者試往觀焉
遂至岐山之陽詩云為誰之思西方美人
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此衛國風也鄭氏
箋云思周室也又齊姜謂晉文公曰西方
之書有之日月不處人誰獲安此亦周書
也歷考古之所謂西方者指言周耳孤竹
遼西之國也魯衛齊東方之諸侯也故皆
稱周為西方未嘗遠指流沙之外也至如

陰陽家云某神煞在西方乃秖在墻壁間
豈遠指佗所乎又如孔子南之沛見老君
老君稱之爲北方之賢豈亦獯鬻玁狁之
類哉

夷烈王二年老君過秦獻公聞之郊迎捷館
致禮問曰敝邑鄙遠孤不肖先生幸臨寵之
軍旅之事不敢瀆聽天之歷數可得聞乎老
君曰老夫何足以知此公曰孤願聞之先生
無讓老君曰秦始與周合而中離離五百載
而復合合七十載而霸王者出焉過此以往
未可問也公悅曰願先生少留使得師事之
明日老君不謝而行遂出散關

秦孝公時老君東還又與尹眞人等遊于上
虞赤城蒙山重過扶桑大帝之所校集羣仙
已而隱於洛中景室山時有黃髮老叟五人
或乘鶴或衣羽握青筠之杖相與共談天地
之數世無知者老君著述經書垂十萬言傍
有二神人捧金盡盛墨狀若淳漆以寫之其

墨灑木石皆成篆籀之文

王嘉拾遺記云昔老君居景室山與老叟五人共談天地之數撰經書垂十萬言有浮提國二神人出金壺器中有黑汁狀若淳漆灑木石皆成篆隸以寫之及金壺汁盡二人乃欲刳心瀝血以代墨焉五老即五天之帝釋也景室即太室山也

秦昭王時老君與真人諸仙遊女几地肺天柱諸山復西出散關渡流沙昇崑崙還紫微上宮返乎太玄之鄉王聞之恨不及見乃於西麓下老君所經由處為修城邑以表聖迹今有老停驛尹喜城故墟尚存

秦孝文王畋于殽函之間親詣樓觀禮祠焉

赧王十年丙辰老君遣使召隱士沈羲羲本吳郡人學道於西蜀能救人疾苦一日與妻賈氏共載詣子婦卓孔寧家路逢龍車虎車白鹿車各一乘導從甚衆皆朱衣仗節問羲曰君是處士沈羲否羲愕然荅曰是騎士曰

處士陰功及物心不忘道少小以來履行無
過黃老今遣仙官相迎乘白鹿車者侍郎薄
延也青龍車者度世君司馬生也白虎車者
送迎使者徐福也須臾三仙羽衣持節以白
玉冊青玉界冊玉字捜羲碧落侍郎遂載羲
昇天時路間鋤耘人皆見之須臾大霧霧解
但見羲所乘車牛入田食苗或有識其牛者
以報羲家其子疑為邪魅所攝乃將數百人
分布百里之内山谷間捜求之不獲至後漢
殤帝元年丙午凡四百一十二年乃還鄉里
推求得其十世孫名懷喜懷喜曰聞先世相
傳說家有仙人今來歸耶留數十日說初上
天時不見天帝唯謁老君宮殿鬱鬱有如雲
炁五色不可名狀侍者數百人多是童子庭
中有珠玉之樹衆芝叢生龍虎辟邪遊戲其
間但聞琅琅如銅鐵聲四壁熠熠有書著之
老君長可丈餘體有光耀不可正視老君令
玉女持金按玉杯盛藥賜羲曰此是神丹飲

者不死夫妻各一刀圭告言飲畢拜而勿謝
復賜棗二枚大如雞子復以符一道及仙方
一首賜羲令且還人間救治百姓之疾若欲
上來可以此符掛竿杪吾當遣使迎汝語已
羲奄然如睡覺已在地上賓太后疾嘗遣使
請羲安帝時猶在人間後復昇天
秦始皇帝建老君祠於樓觀之南世給廟戶
親制祝文曰大道汎兮其可左右老君去則
西遊返則東顧朕方有事蓬瀛願垂影響始
皇躬行享禮俄見老君降于坐帝驚喜再拜
磬折求道老君笑而不荅命授以鬼林經策
使鬼神之符猶懇請不已老君忽不見始皇
瞻悵而還其所製文筆札尚存
周秦之間天下鼎沸強侵弱衆暴寡輸轉征
伐人不遑安扶風人馬成子觀而嘆曰百年
之命六尺之身不能自保者舉世然也天既
生我必有可延之道何為自掇其死乎我聞
道者萬物之祖禀生之元化生之本天地之

根歷世不變湛然嘗存我何由得明師而示
我修道之門乎興此念歷年遂棄家訪師求
道聞岐山之陽汧渭之側有伯陽川是老君
尹喜經行之所有老君授西伯至道之臺乃
往尋焉至伯陽川適遇一童子問成子曰何
求而登山耶成子告以求道童子笑曰我事
老君萬二千歲矣尚未聞大洞希微之道今
子幾歲遊隘陋蹄涔之內而欲求道不亦難
乎成子異其言再拜稽首求哀請命曰朝菌
之生瞬息之命非聖人延之將復委朽壤淪
糞土一失此身何時復得聞道乞聖人哀而
教之童子曰我太上之侍童耳年且幼眇未
聞大道無以教子但子苦志丘泉勞迹損神
孜孜念道亦甚可念然我聞太上老君昔謂
欝單天王曰道生萬物物不離道得道者生
失道者死道在於身不在他人今子勞涉山
川履此險艱蓋為有志然去道遠矣成子復
拜問曰道之在身何門以修之童子因授以

胎元鍊炁之法乃入蜀至臨邛鵠鳴山隱居
石洞中有一人身長丈餘鹿裘毛幘策杖而
至詣成子話隱地之術因謂成子曰此山有
石鵠三百年一鳴鳴則此山之中有得道昇
天者此鵠頻鳴子當昇天矣乃授以神丹告
之曰太上道炁為內丹藥為外丹陰功為內
丹金石為外丹子鍊炁胎元受於黃蓋童子
黃蓋者玄天太陽之子與金華王女侍太上
左右歷億劫之數而常若童顏子遭值此師
與親朝太上亦無異矣內丹既然吾外丹亦
爾太上所教太微帝君太微帝君乃授後聖
太平君太平君以訣授我我於中玄之山皷
八風之槖鍊五緯之精運日月之鑪合乾坤
之炁役三元召萬神鍊之大九九之年而丹
成今以授子朝九天而服之當拜太上太極
上卿九華侍郎入侍玉晨列為高真矣言訖
乘雲而去成子敬而服之謂門人曰此山道
炁非常當有大功高真功冠三天者於此得

道三百年後應耳遂白日昇天後天師張道陵亦居此山太上降之授三天大法師領太玄都省果三百餘年也

太上老君混元上德皇帝實錄卷第四